



0.2

来自壮乡的报告

右江文——天阳章

农业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农业学大寨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F320.2
143
3

来自壮乡的报告

——那塘大队农业学大寨的事迹

右江文 天阳章

13202/21

农业出版社

A 448291

目 录

引子.....	1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4
革命路线指方向 大干换来新那塘.....	24
自力更生谱新歌 壮乡四处机声鸣.....	38
广泛开展科学种田 夺取粮食高产稳产.....	51
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为革命多作贡献.....	65



引 子

在祖国南疆的壮乡，在当年红七军战斗过的右江畔，飘扬着一面农业学大寨的鲜艳红旗——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田州公社那塘大队。

那塘大队有四百二十五户人家，二千三百五十二口人，绝大部分是壮族，有二十多户汉族。有水田三千零二十亩，旱地八百四十二亩，平均每个劳动力耕种三亩多田地。这里，大路朝阳，渠水欢歌。片片田地，平平展展。铁牛奔驰，机声隆隆。蔗林葱郁，稻香千里。

看着这如锦似绣的壮乡田园，谁能想到，这里昔日竟是一个“三天无雨地干裂，一朝大雨水淹村”的穷地方！在黑暗的旧社会，壮族劳苦人民遭受蛮横的民族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加上土地贫瘠、耕作粗放，旱涝交加，使这里的生产水平极低，正常年景亩产只二百斤左右，因而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一九四三年大旱，饥饿的人群啃树皮、吃草根活不下去了，只好挑着刚烧出的坛坛罐罐，背井离乡，爬山涉水，到外地去换饭吃。有十二户卖儿卖女，九个人活活饿死。

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壮族人民，不甘忍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贫困不堪的生活，历史上多次奋起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斗争中，那塘人民和右江两岸的壮家儿女一起，举起了刀枪，跟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

给穷人，在壮族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各族人民的救星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壮族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当家做主人。

解放后，那塘壮、汉族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和共产党指引的方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有效地改造了大自然。开展农业学大寨以后，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六五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了《纲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在这场革命的大风暴中，那塘大队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倾向斗。斗争锻炼了群众，斗争使那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从一九六六年起，粮食亩产连年超千斤，粮食总产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达五百三十八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一千七百三十六斤，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八百零八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二千一百四十五斤；全大队种植甘蔗五百七十亩，平均亩产五点三吨；生猪饲养量达二千九百九十七头，实现了一人一猪。此外，大队和各生产队都有砖瓦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大队果木场的果园、经济林和用材林的面积达一千一百多亩。

对国家的贡献一年比一年大。一九七四年，全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达二百六十七万斤，这个数，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总产量二百二十五万四千七百七十斤还多四十多

万斤。卖给国家的甘蔗二千二百六十五吨，生猪六百五十一头。

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一九七四年，大队的公共积累达四十一万元。有中型拖拉机八台，手扶拖拉机一台，其它农机具六百三十九台（件），基本实现了耕作、灌溉、脱粒、运输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人们盼望已久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插秧不弯腰，舂米不用臼”的理想，今天，在那塘已经实现了。

人民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从一九六六年起，社员平均口粮都是六百斤。一九七四年，每人平均收入达一百五十九元，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六十八元。家家有余粮，户户用电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户有存款，存款总额达十多万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住起了新瓦房。不少社员购置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户户听到了有线广播。大队办起了三座小学和一个初中班。适龄儿童全部上了学。大队设有卫生室，实行了合作医疗。昔日“稻谷黄，病满床”的壮乡，如今变成了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新农村。

这些数字，反映了壮乡那塘的巨变。这些变化是怎样取得的呢？这本小册子，就向读者介绍那塘壮、汉族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建设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那塘的战斗历程。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一是吸引、组织和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二是引导全体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那塘党支部牢记列宁的这一教导，在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铁的手腕无情地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不间断地清除旧意识形态，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讲路线、顾大局，出大力、流大汗，爱国家、爱集体，比风格、比贡献的动人事迹，到处流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壮乡，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壮大，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铁拳对准敌人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有些什么特点呢？怎样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有人说：现在地主没地，富农不富了，几条坭鳅再翻甯，

也搅不浑一塘清水；一群麻雀再蹦跳，也踩不坏高楼大厦啦，集中精力把生产抓上去就行了。

那塘的贫下中农说：不对，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二十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复辟活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总是在捣乱。我们跟他们斗一次，才能进一步；斗一场，才能进一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贫下中农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是老的地主资产阶级死光了，也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搞不好，仍然有变修的危险。所以还得斗，一代一代斗下去，一直斗到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

这些话，说得千真万确。那塘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阶级斗争史。近二十年来，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和公开的敌人斗，还和暗藏的敌人斗；和地主资产阶级钻到党内的代理人斗，还和蜕化演变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一路硝烟，一路红旗，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斗争夺来了胜利。然而，斗争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止息。

一九六九年冬天，那塘人民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伟大号召鼓舞下，顶风冒寒，团结战斗，大战石水潭排洪道，决心根治那塘的涝灾。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反革命分子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破坏捣乱，夜里偷偷地窜到工地上剪电线，砸灯泡，把从几十里外挑来的石头也推到水田里去了。

“毒草出土就要拔，毒蛇出洞就要打”，党支部及时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在工地上摆开了对敌斗争的战场。一千多名壮、汉族贫下中农、民兵和社员群众，

团团围住这个反革命分子，狠狠地进行了批斗。把他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恶活动，同他过去的一桩桩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同他的反革命历史联系起来，深揭深批，挖根追源，使大家清楚地看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反革命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决不会放下屠刀，也绝不会成佛，总是要垂死挣扎，妄想复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大转变的时候，社会上的坏分子，“自然不能不‘露头角’”。在批斗中，贫下中农还回顾战斗历程，总结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铁拳时刻对准敌人，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江山。他们回顾说，一九五七年那场大搏斗，就生动的证明了这一点。

那年夏天，全国的反右斗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右派在农村的狐群狗党，也摇旗呐喊，上下呼应，向党进攻。那塘大队的几个反革命分子，迫不及待地拼凑反革命黑班子破坏选举，妄图把当时的那塘乡政权夺过去。他们的阴谋被贫下中农粉碎后，仍然贼心不死，又挑起一场更激烈的斗争。他们利用高级社刚建立不久，群众生活还有困难，攻击党的领导，诬蔑党员、干部，煽动富裕农民退社搞单干。他们到处叫嚣：“高级社是办糟了”，在群众中造谣：“干部吃涨了肚子，不管社员饿死”。他们连骗带拉，组织落后群众和不明真相的人在村里围攻党员和干部，妄图谋害党员和乡干部，搞垮合作社。那塘的党员、干部没有被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顶狂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地斗争，面对面地揭穿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夺权，搞垮合作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团结、教育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不久，在国家专

政机关的支持下，终于破获了这个反革命小集团。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被无产阶级的铁拳击得粉碎了。

通过批斗阶级敌人的现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回顾、总结斗争历史，使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决心以实际行动回击敌人的破坏活动。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学大寨、敌视社会主义，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大干快上，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美好。批斗会后，广大群众把对敌斗争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中，工地上出现了你追我赶，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使原计划要四个月才能完工的排洪道工程，只用两个月的功夫就基本完成了。

阶级斗争是绝对的。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下，他们总是不断变手法，继续和无产阶级较量。明的失败了，他们就来暗的。硬的不行，他们就来软的。第三生产队有个反革命分子，平时装作“文人”的面孔，一表道貌岸然，读古诗，讲古话，实际上是向群众散布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反动黑货，借古讽今，挑拨干群之间、生产队之间的团结。以这种软刀子杀人的阴险手法，在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看到广大群众起来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复辟纲领，批判孔孟之道，刺到了他的痛处，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在阴暗的角落里写诗作文，恶毒地说什么“批孔是批他父亲，批林是批他自己”，还说什么“今天的世道变了，是这个村压那个村，这部分人压那部分人”。经过批林批孔运

动，广大贫下中农识破了这个所谓“文人”的反革命假面具，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他散布的孔孟之道，逐条批判，肃清流毒。撕下了他的伪善面孔，使他原形毕露，受到了无产阶级铁拳应有的惩罚。斗争打击了敌人，也锻炼了干部群众。

那塘党支部在斗争实践中还逐步懂得，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断落实到那塘，不仅要和地、富、反、坏作斗争，还必须和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作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从堡垒内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策略。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一个隐瞒肮脏历史，在困难面前退职回家的干部，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起了资本主义的勾当，把国家发给他的退职金，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作合伙搞投机倒把的资本。还私买一头老牛，拼凑一架破车，赶着老牛拉的破车，拚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跑，搞运输私捞，闹起发家致富来了。他还散布什么“出一个月集体工不如我跑一次运输”，在他的煽动下，一时，全大队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妖风。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头，党支部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和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在党支部内部，对赶老牛拉破车搞资本主义的那个党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把他清洗出党。在斗争中，党员们都说：“明盗易识，家贼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认识到要使党支部变成对敌斗争的战斗堡垒，就

必须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不断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保证党组织内部的纯洁和统一，才能克敌制胜，一往无前。这场党内斗争，教育了全体党员，巩固了党支部内部的团结，增强了战斗力。党支部进而带领全大队贫下中农，向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粉碎了这股资本主义妖风，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那塘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通过回顾斗争历史，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理解。认识到，党内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还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又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些人会蜕化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近几个月来，他们和广大党员、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锐利武器，对党支部一个领导成员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进行了批判。这个领导成员多年来不读书，不看报，放弃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被资产阶级的阿谀捧场弄昏了头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最后发展到了政治上搞阴谋诡计，经济上贪污挥霍，生活上腐化堕落，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深潭，以致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

从这个党支部领导成员蜕化变质这一严重教训中，那塘大队党支部清醒地意识到：一派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那塘，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斗争。面

对着这斗争的现实，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重要指示，在党支部内部进行了整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复领会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深刻含义。他们和社员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就如何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开展反修防修斗争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贫下中农说：“搞不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资本主义还会有复辟的危险。”“我们白天给早稻杀虫除草，晚上学理论向资产阶级开炮，一定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巩固那塘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党员们在学习讨论中，认真研究了那个党支部领导成员演变的过程，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一定要在各个领域里，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不然，人会变质，党会变修，国会变色。纷纷表示，一定要认真读书，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打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带领全大队的社员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

农业实现了集体化以后，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仍然存在着。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成百上千年的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仍然不同程度的保留着，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农民身上，仍然有着强烈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

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那塘党支部的同志，从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们说：“资本主义这东西就象病菌一样无孔不入。在我们那塘，就连打草绳用的小小的打绳具，也曾经被它钻进去，把人心弄了个七股八岔。”

原来，在割草打绳这个问题上，那塘大队党支部曾经与资本主义进行过反复激烈的斗争。

过去，这里的群众有打绳子的习惯，常有些人在工余时间上山割回一些龙须草打绳子卖，搞些家庭副业。可是，一九六九年，在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些富裕农民不顾集体生产，热衷于一条扁担一把镰，白天上山割龙须草，晚上架起打绳具，埋头打起绳子来。往往到了深夜，甚至鸡啼头遍，村子里还听到打绳具“咯啰、咯啰”的怪叫声，第二天，又有人挑着绳子到街上摆卖。不久，就有人公开说：“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一担龙须草打成绳子可卖得十二元多，割草打绳胜过耕田种地！”没多久，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象恶性传染病一样在那塘蔓延起来，不少贫下中农也悄悄跟着上了山。最严重的算是第五生产队了，全队七十六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割草打绳卖。上山、赶集的人成群结队，出集体工的却寥寥无几。

看到这种情况，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十分焦急，都认为这样下去不得了。他们有的人，下了个禁令：不许再上山割草，

谁不出集体工就要扣工分。然而，禁令是下了，但上山的人却没少几个。有的干脆派民兵守住上山的路口。可这么搞，也没解决问题。民兵在路口，上山的人就绕道走；岔道、小道很多，民兵怎么守也守不住。最后，只好采取严厉的办法：谁不听，就没收谁的打绳具，社员家里所有的龙须草统统交给小队，他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然而事情并非这么容易。因为上山的路口可以堵，龙须草、打绳具可以没收，但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是堵不住，也没收不了的。有的人，你扣他的工分，他不在乎，还说什么“为自己辛苦一昼夜，胜过为集体干几天活”；你没收他的打绳具，他又另外搞个新的。有的人邪劲越来越大，一架打绳具不够，就安上两架、三架，整天整夜在那里打草绳。什么发展集体生产啦，巩固集体经济啦，等等，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大队党支部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如果不战胜小小打绳具带来的资本主义，那塘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那么，该怎么办呢？

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那塘党支部从列宁的教导中懂得了要战胜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必须做艰苦的持久的耐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工作才能做到。为了解决第五队这个“老大难”，党支部书记韦建清把铺盖搬到第五队。他白天和社员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和党员、社员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

资本主义。

“割草打绳是我们的老习惯了，从解放前到现在，我们都搞，这有什么见怪！”有人对韦建清这么说。

“旧社会，我们打草绳是为了活命，现在不参加集体生产专门打草绳，这是走副业单干的道路，是走回头路哇！”韦建清耐心地帮助大家分清是非界限。

为了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韦建清还和大家一起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大讲村史、家史。

“我们五队的村名为什么叫‘曼西’（壮话：土官的村庄）？这要说一说，让大家都知道。”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老贫农李春芬心情很不平静，他激动地给大家讲了五队的村史：

早先，五队这地方没有村，当然也没有村名。后来有几户贫苦农民逃荒到这里，用勤劳的双手开出了几片良田，才有了一点儿生气，可没多久，田州镇上的土官岑二世嗅到这里的人烟，便红了眼，象恶狗般猛扑过来，他望到那里，就让他的婆罗插上木牌，记上“曼西”字样，霸占了村庄、田地。当时村里的穷哥儿奋起反抗，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站在斗争前列的李春芬的父亲李金林惨遭杀害，从此，全村的男女都成了岑二世的奴隶……。

在旧社会颠波流离大半辈的老贫农廖妈喜没等李春芬讲完，就怀着满腔的仇恨痛诉说：“解放前，我和婆婆每天起早贪黑上山割龙须草，夜晚和丈夫一起打草绳。长年累月，踩凹了山路，累断了筋骨，但吃的还是野菜拌木薯，吃了上顿愁下顿。饥饿夺去了我那刚满四十天的孩子的生命……”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社会，在那塘，象廖妈喜